

蒂博一家

马丁·杜·加尔著

中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737143

1565.4

107:2

蒂博一家

甲 059292

1565.45

63:2

1565.4

337:2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法〕马塞尔·加尔著

蒂博一家

中

王晓峰 赵九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Roger Martin du Gard
LES THIBAUT

本书根据 Librairie Gallimard 1953 年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蒂 博 一 家

(中)

[法] 马丁·杜·加尔 著

王晓峰 赵九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2.875 插页 5 字数 510,000

1984 年 9 月第 1 版 198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47,500 册

书号：10188·476 定价：2.75 元

目 次

第五部 索莱丽娜

- 一 蒂博先生的秘书夏斯勒先生在东家的床边——蒂博先生病情恶化。秘书心内不安，提醒主人在遗嘱中不要忘记他 (643)
- 二 蒂博先生本来以为已经毫无希望，听了安托万的话，完全放下心来，装作堪为楷模地死去 (653)
- 三 蒂博先生庄严郑重地向韦兹小姐及女仆们诀别 (667)
- 四 安托万根据雅里库尔的线索寻找雅克，雅里库尔给他一篇雅克在一家外国杂志上发表的小说：《索莱丽娜》 (671)
- 五 读《索莱丽娜》，安托万窥见雅克出走的各种原因 (687)
- 六 得到雅克在瑞士的住址，安托万决定亲自去找他 (718)
- 七 兄弟两人在洛桑会面 (724)
- 八 午饭——雅克与拉耶的谈话 (739)
- 九 关于雅克三年来生活的只言片语——范希德来访 (746)

- 一〇 雅克对哥哥述说他出逃的前夜到雅里库尔家的访问 (759)
- 一一 索菲亚的出现 (771)
- 一二 由洛桑出发——雅克半吐真情 (776)

第六部 父亲的死

- 一 蒂博先生面对死亡 (785)
- 二 韦卡尔神父使他平静下来,引导他接受死亡 (788)
- 三 两个儿子的归来 (804)
- 四 洗澡 (815)
- 五 吉丝的到来 (823)
- 六 结束 (829)
- 七 尸体 (841)
- 八 去世的第二天。吊唁:埃凯大夫,小罗贝尔,夏斯勒先生,安娜·德·巴丹库尔 (847)
- 九 雅克在吉丝的房间 (856)
- 一〇 蒂博先生的手迹 (866)
- 一一 吉丝在雅克的房间里 (893)
- 一二 葬礼 (900)
- 一三 雅克到克鲁伊去谒墓 (909)
- 一四 葬礼后回巴黎时,安托万与韦卡尔神父的谈话;不可逾越的隔阂 (924)

第七部 一九一四年的夏天

- 一 1914年6月28日,星期日——在日内瓦;雅克在帕特逊的画室当模特儿 (949)

- 二 6月28日,星期日——雅克和范希德在寰球公寓 (955)
- 三 6月28日,星期日——雅克访问梅奈斯泰勒 (961)
- 四 6月28日,星期日——雅克所加入的国际性的和革命的团体 (974)
- 五 6月28日——在总部的聚会 (979)
- 六 (续) (991)
- 七 (续) (1002)
- 八 6月28日,星期日——雅克、梅奈斯泰勒和米托尔格一起散步——关于暴力的争论 . . . (1013)
- 九 (续); 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的消息 (1027)
- 一〇 7月12日,星期日——在梅奈斯泰勒住所的会议; 从维也纳来的奥地利人博姆和雅克一起报告欧洲局势 (1033)
- 一一 (续) (1047)
- 一二 7月12日,星期日——梅奈斯泰勒和阿尔弗利达在战争威胁面前的反应 (1056)
- 一三 7月19日,星期日——安娜·德·巴丹库尔的下午 (1059)
- 一四 7月19日,星期日——雅克去看望哥哥; 安托万向他介绍新翻修的住所 (1068)
- 一五 7月19日,星期日——兄弟两人关于国际局势的谈话 (1082)
- 一六 7月19日,星期日——雅克在哥哥那里吃晚饭; 亲密的交谈 (1103)

- 一七 7月19日，星期日——雅克和安托万对于
社会问题的不同态度——珍妮·德·丰塔
南的突然到来·····(1108)
- 一八 7月19日，星期日——热罗姆在旅馆用手
枪自杀，安托万和雅克陪珍妮去旅馆·····(1126)
- 一九 7月19日，星期日——雅克的晚上——政
治新闻·····(1139)
- 二〇 7月19日，星期日——晚上，安托万与丰
塔南夫人一起在诊疗所·····(1144)
- 二一 7月19日，星期日——丰塔南夫人在热罗
姆床头守护·····(1149)
- 二二 7月19日，星期日——安托万对于雅克到
来的想法·····(1154)
- 二三 7月19日，星期日——安托万遵从丰塔南
夫人的请求，去找格雷戈里牧师·····(1157)
- 二四 7月20日，星期一——雅克在巴黎的一
天——回日内瓦前，他去诊疗所看但以理·····(1163)
- 二五 7月20日，星期一——安托万和安娜到巴
黎郊区吃晚饭·····(1178)
- 二六 7月21日，星期二——雅克回到日内瓦·····(1195)
- 二七 7月22日，星期三——雅克到安特卫普去
执行任务·····(1213)
- 二八 7月23日，星期四及24日，星期五——
雅克从比利时归来，又住在巴黎·····(1217)
- 二九 7月24日，星期五——丰塔南夫人在热罗
姆棺材前的沉思·····(1224)

- 三〇 7月24日，星期五——珍妮独自在天文台
大街住宅里度过的下午 (1233)
- 三一 7月24日，星期五——雅克访问但以理，
但以理带他到画室去 (1237)
- 三二 7月24日，星期五——晚上，雅克在《人
道报》社；悲观的浪潮 (1251)
- 三三 7月25日，星期六——丰塔南夫人和但
以理在诊疗所的最后上午 (1256)
- 三四 7月25日，星期六——雅克参加热罗姆·
德·丰塔南的葬礼 (1263)
- 三五 7月25日，星期六——雅克到安托万那里
吃午饭；安托万和他的助手们 (1268)
- 三六 7月25日，星期六——雅克在车站与但以
理告别 (1280)
- 三七 7月25日，星期六——雅克追赶珍妮 (1285)
- 三八 7月25日，星期六——晚上，雅克和珍妮
在圣樊尚·德·保罗街心花园 (1291)
- 三九 7月26日，星期日——雅克的早晨——政
治新闻：奥地利与塞尔维亚断交 (1302)
- 四〇 7月26日，星期日——安托万家里星期日
的招待会；菲利普教授；外交官吕梅尔 (1314)
- 四一 7月26日，星期日——吕梅尔单独与安托
万在一起，诉说他担心的事 (1333)
- 四二 7月26日，星期日——雅克第一次看望珍妮 (1341)
- 四三 7月27日，星期一——雅克奉命到柏林执
行秘密任务 (1355)

第五部

索莱丽娜^①

第 正 集

① 索 莱 丽 娜

① 索莱丽娜(La Sorellina),意大利文,原意为小妹妹。

“回信说，不行！”蒂博先生闭着眼睛嚷道。他小声地干咳嗽着，据说这就叫哮喘，深陷在枕头里的脑袋并没有怎么摇动。

夏斯勒先生坐在窗口折叠桌前，在拆阅上午的信件，虽然现在已经过两点了。

这一天，蒂博先生唯一的那个肾脏功能也已不行，而且浑身疼痛不断，整个上午就没有能接见他的秘书。最后到了中午，塞利纳修女下了决心，找个借口给他注射了通常要到晚上才打的镇痛剂。疼痛差不多立刻停止了。但是蒂博先生对于时间概念已经不太清楚，怒冲冲地等着夏斯勒先生吃饭回来，给他念信。

“下边的呢？”他问道。

夏斯勒匆匆看了一封信，说道：

“菲利西安·奥卜里，朱阿夫团^①士官……要求到克鲁伊教养院当一名看守。”

“教养院？为什么不说是监狱？……扔到字纸篓里去！下边的呢？”

“什么？为什么不说是监狱？”夏斯勒先生低声重复。他根本不想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扶扶眼镜，急忙拆开另一封信。

“维也纳夫—汝班的本堂神父……深表谢意……替教养院的一个学童道谢……没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你念念，夏斯勒先生！”

“创始人先生：

“我的圣职使我有机会完成一项愉快的义务，我的堂区教民帕斯里耶夫人委托我向您表示深切的谢意……”

“大声点！”蒂博先生命令道。

“……深切的谢意，因为克鲁伊的制度在教化小阿莱克西的天性方面得到了令人钦佩的效果。四年前奥斯卡——蒂博创建的教养院收容他时，唉！我们已经对这可怜的孩子绝望了。他天性恶劣，行为乖僻，暴戾成性，使人预见到最坏的结果。但是，三年之间，你们完成了一个奇迹。现在，我们的孩子回家已九月有余，他的母亲、姊妹、邻居、我本人以及孩子从之学手艺的木匠比诺（朱勒）先生一致称赞阿莱克西的温顺、勤勉以及完成宗教义务的热情。

“我祈求我主将他的恩惠给予这样一个能够振兴道德的机构，我尊敬地向创始人先生致敬，他再次体现了圣樊尚·德·保罗^②的慈悲和无私的精神。

教士 汝·吕梅尔”

蒂博先生眼睛一直闭着，可是下颏底下那撮胡须微微抖动。这老头儿心肠软，一点好听的话就能左右他。

“写得好，夏斯勒先生，”他终于控制住了感情，说道。“这封信很可以登在明年的《会刊》上，您觉得怎么样？到时候请您提醒我一下。下边的呢？”

“内务部，教养事务管理总局的。”

“啊，啊……”

① 法国一种轻步兵，原由阿尔及利亚人组成，后全改为法国人。

② 圣樊尚·德·保罗（1581—1660），以创办慈善团体著称的教士。

“不，这只是一份印刷品……表格……顺便寄来的。”

塞利纳修女把门推开一条缝，蒂博先生叫道：

“我们先念完信！”

那修女也不吭声，走过来，在火上加了一块柴。病人的房间里老生着火，她总是作着小小的鬼脸说，屋里有股“医院气味”，得一直生火，赶一赶。她添了火，就走了。

“夏斯勒先生，下边的呢？”

“法兰西研究院，二十七日举行会议……”

“大声点。下边的呢？”

“教区慈善事业董事会，十一月二十三日和三十日会议通知，十二月……”

“给博弗蒙神父写一张明信片，说我二十三日不能去，并致歉意……还有三十日的……”他踌躇了一会儿，又说：“十二月的会议，您记在记事本上……下边的呢？”

“就是这些了，先生，其余的都是……堂区募捐……还有些明信片……已经登录在昨天的日记上的：有尼赛神父的，有《两世界杂志》的秘书吕杜维·杜瓦耶先生的，克里刚将军的……今天早上，参议院副议长派人来问候……还有，一些通报……教区慈善事业的……还有报纸……”

门又威严地打开了，塞利纳走上前来，这次进来，托着个盘子，里面放了块热气腾腾的敷布。

夏斯勒先生赶紧垂下眼睛走开，踮着脚尖，免得皮鞋咯吱咯吱响。

修女把被子揭开。两天以来，塞利纳修女就喜欢给病人热敷。其实，即使热敷能减轻痛苦，对于衰退的器官机能，也起不

了修女所期望的效果。所以，尽管蒂博先生不情愿，还是迫切需要重新插管。

热敷过后，他感到松快。可是，这些治疗使他情绪很低沉。现在刚刚过三点半钟，傍晚决不会有什么好转。吗啡的作用已经减弱了。五点钟灌肠，还有一个多钟头哩。想让他分分心，修女就自作主张把夏斯勒又叫来了。

矮个儿秘书小心翼翼地走到窗口前，在老地方待着。

他显得忧心忡忡，刚才在走廊遇见了胖子克洛蒂尔德，女仆在他耳边悄悄说：“东家这个星期变多了。”夏斯勒惊慌失措地瞧着她，女仆又用手按着他的胳膊说：“您听我说吧，夏斯勒先生，病到这个程度，再不会好了！”

蒂博先生一动不动，习惯性地瞎哼哼，并不是觉得哪儿疼。相反，这样舒展着肢体躺着，他还觉得相当松快。不过，他怕疼痛再次发作，很想睡一会儿。秘书在跟前，妨碍他睡觉。

他抬起眼皮，朝窗口那边可怜巴巴地看了一眼：

“别再浪费时间等着啦，夏斯勒先生。今天下午不能再工作了。您瞧，”他试图抬起手臂：“我已经完蛋啦！”

夏斯勒先生没有想到装假，惊慌地叫道：

“已经完蛋！”

蒂博先生吃了一惊，头又掉转过来，一抹嘲讽的光在眉目之间一闪。他叹了口气说：

“您不觉得我的体力一天不如一天吗？为什么要自己骗自己呢？如果要死的话，那就越快越好。”

“死？”夏斯勒先生把两只手攥在一起，重复说了一遍。

蒂博先生觉得挺好笑。

“对呀！死！”他用吓唬人的声调说，他忽然睁开双眼，立刻

又合上了。

夏斯勒先生目瞪口呆，打量着这张没有生命的发肿的脸——已经象死人的一样。莫非克洛蒂尔德说对了？那么，他怎么办呢？他仿佛看见了自己的老境：贫困潦倒……

每次鼓足勇气的时候他都是这样，浑身紧张得直打战，悄悄地从椅子上滑下来。

蒂博先生已经准备沉沉睡去，低声叨咕着：

“人总会到这样的时候：什么也不想，只想休息。我的朋友，死，不应当让一个基督的信徒感到恐惧。”

他闭上眼睛，话的回音还在他自己脑中嗡嗡地响。可是，他听到夏斯勒就在他身旁说起话来，吓了一跳。

“对呀！死，不应当使人感到恐惧！”这个矮个儿秘书为他自己这样大胆都觉得有些害怕。他结结巴巴地说：“我也是这样，母亲的死……”他住了嘴，好象被哽住了。

他说话很费劲，因为不久之前才戴上一副假牙。这是他猜字谜得来的奖品。字谜比赛是南方的一个牙医研究所组织的。这个所专门用通信的办法给顾客治牙，并且按照顾客寄去的牙印配制牙套。夏斯勒先生吃饭或是长时间说话，要把假牙摘下来，就是这样，他对这副假牙也非常满意。他一下子就能把假牙卸下，吐在手绢里，动作十分熟练，好象打喷嚏一样。他现在就这样把假牙弄了下来。

去掉这个累赘，他说话方便多了。

“我也是这样，母亲要是死了，我不害怕。为什么要害怕呢？现在她在收容所，我们很放心，甚至她还有点老天真，就是这一点显得可爱……”

他又停了一会儿，设法转入正题。

“我刚才说‘我们’，也许您也知道吧，先生？我不是一个人过日子的。阿丽娜跟我在一起，……阿丽娜，就是妈妈从前的女佣人……还有个小姑娘，她的侄女儿，德代特，就是安托万先生在那个难忘的晚上给她动过手术的……”他一边说一边微笑着，这种微笑突然表露出他心中细致温柔的感情，“她跟我们一起生活，这个小姑娘，她甚至叫我朱尔叔叔，这是她的习惯……可是，我根本不是她的什么叔叔，真可笑……”

微笑消失了，阴影漫上了他的脸，他用生硬的调子说：

“三个人，真要命，花销可不小！”

他带着异乎寻常的亲昵的态度走近床前，好象有什么紧急事要说似的。但是，他尽量不去看蒂博先生。蒂博先生深感意外，没有完全闭上眼睛。他端详着夏斯勒先生。夏斯勒所说的，表面上似乎不相连贯，好象是围绕着某种秘密意图在兜圈子，他觉察到有种一反常态、使人不安的东西，这使他想睡觉了。

夏斯勒先生突然退回去，在房里来来回回踱起来，鞋底咯吱咯吱地响着，但是他并不注意。

他又激动地说起来：

“另外，我自己的死也不会使我觉得害怕！归根结底，这就全看上帝的意志啦……但是，活着，唉！我怕的倒是活着。我现在老了！”他转了一个身，轻声说：“您说对不对？”他的样子象在询问，又接着说：“我从前有一万法郎的积蓄，有一天下午，我都交给‘高年’养老院了。这是一万法郎和我的母亲，你们收下吧！这就是价钱。这样的事照说不该发生……我放心了，真的，可是不管怎么说，一万法郎呀！全都花了……德代特怎么办？再也借不到钱了，什么都没有了。（比没有还不如，因为阿丽娜从她自己的钱里借给了我两千法郎，作为日常开销……）真要命，我

们来算算看，我在这儿每月挣四百法郎，不是个很大的数目。人有三口，小姑娘该有的，都得有，她还在当学徒，不挣钱，还得花钱……说良心话，我在每件事上都精打细算，先生，甚至报纸的钱都省下不花，看别人扔掉的旧报纸……”他的声音颤抖起来。“我对您说到了旧报纸，先生，请您原谅我这样不顾面子。可是，基督教和所谓文明都有二十个世纪的历史了，这样的事照说是不该发生的……”

蒂博先生双手轻轻动了动。但是夏斯勒先生决定不朝床上看一眼，继续说下去：

“如果这四百法郎没有了，我该怎么办呢？”他朝着窗户转过身去，仰起头，好象希望听见什么人说话似的。“除非得到一笔遗赠！”他好象有了个新发现似的喊着。可是他立刻皱起了眉头：“让上帝来评一评吧！一年四千八百法郎，三口之家不能再少了。有相当这个数目的一小笔本金就好了！如果仁慈的上帝愿意公平的话，他就会这样为我们安排。对了，先生，那仁慈的上帝，他会给我们一笔小小的本金……”

他抽出手帕，擦了一下额头，仿佛使出了超人的力量。

“要有信心，老生常谈罢了！比方说，圣罗克教堂的那些先生们总是说：‘要有信心，您看，您并不是没有保护人嘛……’没有保护人，不；我有，我承认，我不是没有保护人。至于信心，我倒是非常愿意有。可是，我得首先得一笔遗赠……有一笔小小的本金……”

他在蒂博先生身旁站定，但是还是不去看他。

“要有信心，”他低声说，“这太容易了，先生……如果我有了保证！”

他的目光象一只养驯了的小鸟，一点一点地凑近了老头儿，